

1926 年的臺灣漢醫藥新報社

陳昭宏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摘要

1901 年 7 月，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同年底，各州廳陸續舉辦漢醫檢定考試，合格者發給醫生免許證。隔年，漢醫人數已定，此後不再進行認證，但藥種商仍持續保有試驗制度。於是隨著時間流逝，任由漢醫人數逐年減少。而臺灣總督府的醫療政策，以西方醫學為主流，並將漢藥納入「科學」框架中研究與使用。

至 1925 年，高雄州鳳山街人黃金水有感於臺灣漢醫藥現況之衰退，欲力圖復興，因而偕同友人組社，名為「臺灣漢醫藥新報社」，並於 1926 年 1 月發行報刊《臺灣漢醫藥新報》，目的在於喚醒臺灣民眾研究漢醫藥、提供臺灣藥種商受驗者準備之參考。只不過，《臺灣漢醫藥新報》僅發行 1 年便停刊，該社亦解散。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並介紹《臺灣漢醫藥新報》的內容。筆者認為，臺灣漢醫藥新報社雖曇花一現，但它以定期發行報刊的方式開啟了公開研究漢醫藥之先例，其貢獻不可忽略。往後不久，才由臺北乾元藥行的陳茂通等人發起「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臺灣的漢醫復興史進入另一波高峰。

關鍵字：漢醫、漢藥、黃金水、日治時期

壹、前言

日本領有臺灣的 1895 年，對於臺灣與日本的漢醫有著特殊意義。前者因成為日本的領地，往後總督府實施的醫療政策，使漢醫捲入自然淘汰的困境當中；後者於日本境內長年進行漢方存續運動，因請願案在議會表決遭到否定，而宣告失敗。¹

1901 年 7 月，總督府公布府令第 47 號〈臺灣醫生免許規則〉，²對「漢醫」做出規範。於是，各州廳陸續舉行漢醫檢定考試。結果共頒予 1,903 人證書。³此後，便不再有類似的檢定考試，而欲使漢醫自然淘汰。有學者認為，〈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的制訂與實施，即是透過權力宰制關係，刻意壓制傳統醫療、逐漸縮減漢醫數量、扶植「新醫學」（即西醫或現代醫學），使之霸權得以形成，並確立臺灣漢醫成為從屬的、邊緣的地位，甚至滅絕。⁴也因如此，才有所謂的「復興」或「復活」漢醫、漢藥之舉。

綜觀 1920 年代，目前已知有兩次由民間人士發起漢醫復興的活動，筆者已針對 1920 年代後期的「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做出實證研究。然而，為何 1920 年代會發生這兩起由下而上的漢醫復興運動？受到民族自決風潮

1 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臺北：政大出版社、國史館，2017 年 12 月），頁 33。按：賴郁君於其博士論文中，也有類似的主張。見賴郁君，〈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59。

2 〈臺灣醫生免許規則〉條文內容，可見作者不詳，《臺灣漢醫藥提要》（臺北：臺灣漢藥業組合，1937 年 9 月），頁 29－30；許錫慶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明治三十年一月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十〕衛生系列之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12 月），頁 236－239；張秀蓉編註，邱鈺珊、徐廷璋等譯，《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5 月修訂版），頁 330－331。

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八篇》，明治三十五年分（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4 年 10 月），頁 100－102。

4 見范燕秋，〈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第 9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51、70－71。關於〈臺灣醫生免許規則〉研究，可參鈴木哲造，〈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以醫師之培育與結構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 6 月），頁 71－80；曾宣靜，〈近現代中醫醫療法律研究（1840-2016）〉（臺中：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17 年 12 月），頁 119－146。

與大正民主運動的影響，臺灣知識分子思考臺灣政治處境與未來，也深入民間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啟蒙與改造，尤以臺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⁵當時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思想論述也呈現百家爭鳴。因此，有學者稱 1920 年代的臺灣為「狂飆的年代」。⁶1930 年代起，中日關係緊張；而後爆發中日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1940 年代又開啟戰爭總動員。由此可知，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1920 年代不僅提供「政治運動」的溫床，也造就「文化復興」的可能。此外，應該注意的是，自 1902 年確立漢醫資格以來，漢醫人數逐年下降，至 1920 年開始少於西醫人數。⁷況且，由於 1923 年起，對藥種商許可採行考試，分為西藥處理與漢藥販賣，須各別通過洋藥種商與漢藥種商測驗後，才准許其經營。⁸因此，應付藥種商試驗的需求，亦為創設「臺灣漢醫藥新報社」及其刊物的重要成因與背景。

回顧近人研究，最早觸及此一主題者，應是原為周珮琪的博士論文、後出版成《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台灣中醫》一書，因作者持有《臺灣漢醫藥新報》創刊號，並搭配爬梳《臺灣日日新報》的部分報導。⁹儘管作者探究不深，但仍首開研究先例。賴郁君的博士論文在述及臺灣漢醫藥復興運動時，概括書寫臺灣漢醫藥報社的發展。¹⁰而後，拙著《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論及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歷史背景時，亦簡介了

5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84。

6 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 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青少年台灣文庫：歷史讀本 3，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 10 月）。

7 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製，《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南投：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94 年 11 月重印），頁 1249－1250。

8 參歐怡涵，〈日治時期臺灣的藥業網絡——以藥業從業人員與藥品使用者為主的討論〉（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114－115。

9 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台灣中醫》（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 年 12 月），頁 196－197。

10 賴郁君，〈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頁 190。

黃金水與臺灣漢醫藥報社。¹¹ 上述研究成果皆非以臺灣漢醫藥新報社與《臺灣漢醫藥新報》為主題，但仍提供我們對該主題一個初步的認識。

事實上，囿於史料，該主題一直乏人問津。如周珮琪表示，該刊物目前在全臺各大圖書館皆未見收藏。¹² 根據筆者查詢、調閱，目前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有《臺灣漢醫藥新報》第 8 期，即第 1 卷第 8 號。幸而有賴於民間私人收藏，筆者目前可見《臺灣漢醫藥新報》第 1 卷第 2 號、第 1 卷第 3 號、第 1 卷第 5 號、第 1 卷第 7 號、第 1 卷第 8 號、第 1 卷第 9 號、第 1 卷第 11 號、第 1 卷第 12 號。圖 1 為《臺灣漢醫藥新報》第 1 卷第 2 號封面頁。該刊物於 1926 年 12 月以後停刊，共僅發行 12 號。此外，必須參照當時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以窺見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發展。本文即是要探討此一主題，以補足漢醫復興的史實。



圖 1：《臺灣漢醫藥新報》第 1 卷第 2 號封面頁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貳、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發展始末

日治時期，總督府運用統治權力實施刻意打壓臺灣漢醫的政策，在培

11 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頁 43。

12 說見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985-1945）の台灣中醫》，頁 196 註 486。

育、訓練、認證與研究上，漢醫皆未與西醫並駕齊驅，長久以來使其發展與傳承大受影響。幸而民間力量不斷支撐，各地醫生會、研究會依然運作，民間的醫療知識亦持續流傳。¹³ 只不過，法定漢醫人數逐年減少是事實，其活動量也日漸萎縮。同時，亦無以漢醫學為主體的專業醫藥學理報刊發行。

直至 1925 年，自稱擁有中華民國醫學博士學位的高雄州鳳山街人黃金水，有感於臺灣漢醫藥現況之衰退，因而力圖復興，遂偕同顏穰於同年 11 月 24 日，向有關單位登記組社；該社名為「臺灣漢醫藥新報社」，以顏穰為社長、黃金水為次席兼編輯、張坤水為業務執行、王兆雄為記者，並於 1926 年 1 月起發行報刊《臺灣漢醫藥新報》，目的在於深化漢醫藥研究，以資學術或臨床參考，¹⁴ 並於 1 月 4 日在鳳山街雙慈亭舉行演講，宣揚該社使命、漢醫藥振興之策；10 日，派遣記者王夢祥至中、北部處理社務；¹⁵ 11 日，至旗山演講。¹⁶ 同月 20 日，社長顏穰偕同諸職員、來賓約有三、四十名，於該社事務所舉行發刊紀念。¹⁷

黃金水在創立「臺灣漢醫藥報社」及其刊物的會席中說明，創辦社團與刊物之目的在於喚醒臺灣人民研究漢醫藥、開拓臺灣人民南進福建等各地就業之路、提供臺灣藥種商受驗者準備之參考，並提及此雜誌為中華醫藥通信教授學校創設之後援機關。¹⁸ 又於發刊紀念式中表示，「須要革新研究……

13 參陳百齡，〈李倬章與新竹醫生會〉，《竹塹文獻雜誌》，第 42 期（新竹：新竹市政府，2008 年 11 月），頁 98-110；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65-66。

14 〈設立漢醫言論機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1 月 28 日，夕刊 4 版；〈漢醫藥報出版〉，《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2 月 22 日，夕刊 4 版。

15 〈編輯餘話〉，《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24。

16 〈編輯餘話〉，《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22。

17 夢祥，〈本報發刊紀念狀況〉，《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1。

18 黃金水演講，張坤水筆記，〈本社之使命〉，《臺灣漢醫藥新報》，創刊號，1926 年，頁 1-2。轉引自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臺灣中醫》，頁 196-197。

1926 年的臺灣漢醫藥新報社



圖 2：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社長顏椿

資料來源：〈本社創設者諸
彥〉，《臺灣漢
醫藥新報》，
1 卷 2 號，無頁
碼。

圖 3：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編輯黃金水

資料來源：〈本社創設者諸
彥〉，《臺灣漢
醫藥新報》，
1 卷 2 號，無頁
碼。

圖 4：臺灣漢醫藥報社業務執行張坤水

資料來源：〈本社創設者諸
彥〉，《臺灣漢
醫藥新報》，
1 卷 2 號，無頁
碼。

以作日華親善之周旋」。¹⁹ 此外，也不斷強調「日華親善」、「人種差別待遇之撤廢」的主張。²⁰

2 月 4 日，該社專務張坤水至臺南、嘉義、員林、彰化、臺中、豐原等處視察，7 日返回。²¹ 於該月，人事稍微更動；3 月，又新增 1 名事務員。結果詳見下表所示。

19 黃金水，〈對於醫藥之感想（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3。

20 例如，見黃金水，〈對於醫藥之感想（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3；黃金水，〈漢醫藥研究之必要〉，《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3—4。

21 〈編輯餘話〉，《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24。

表 1：臺灣漢醫藥新報社人事結構²²

社長	顏欒
代表者	黃金水
業務執行	張坤水
記者	王夢祥
事務員	顏金桃、顏金釵、楊朝法
外務員	陳鐵、楊朝法、顏阮、鄭本
通信	黃福全（潮州）

資料來源：臺灣漢醫藥新報社，〈謹賀新年〉，《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24；〈社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版權頁。

為了積極宣傳與串聯，1926 年 3 月 10 日，黃金水北上至新竹，陸續拜訪當地人士古雲梯、黃鼎三、新竹藥業組合長溫昌成、同會講師陳春華、新竹州警務部衛生課技手山口櫻，並進行演講，以宣傳理念。²³ 同月 13 日至臺北；翌日，與乾元藥行陳茂通會面，並於 15 日一同前往會見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校長堀內次雄。該日事後，參加歡迎宴會，會中不乏有知名人士，如：洪以南、蘇穀保。17 日，接受莊贊勳的邀請，抵達宜蘭。而後，南部另有邀請，回程前往斗南、斗六，與當地名士黃丕承會合，展開聯誼與演講。²⁴

由此可知，該社自創社以來，除了發行刊物以外，在南部舉行演講、宣傳會務，並逐漸將版圖擴展至北部，尤其 3 月份的活動內容可視為巡迴演講，

22 筆者曾嘗試先以「臺灣人物誌」資料庫查詢表一列人物，結果僅見有黃金水、陳鐵。然而，經比對後，因無法確知此即為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黃金水和陳鐵，故決定不將所得資訊列入本文敘事，僅依《臺灣漢醫藥新報》所示，整理出該社幹部姓名與職稱。

23 王良村，〈本社宣傳講演記錄〉，《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9－10。該文內容提及「山口」，今另參伊藤憐之助，《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大正 15 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6 年 10 月 10 日發行），頁 286，得知應為「山口櫻」。

24 王良村，〈本社宣傳講演記錄〉，《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10－11。另見〈編輯餘話〉，《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版權頁。

堪稱是該社最大型的活動，此行不僅達到宣揚的目的，也串聯了人際網絡。

然而，至同年 6 月，發生一項影響社務發展的事件。是月，黃金水寄宿在臺中市醫生黃登高住宅，為其顧問，並為他人實施診察治療。此舉卻引起臺中警察署的關注，並於 14 日審訊黃氏等人，因而發現黃氏亦曾於別地為人診療，且其學歷來源交代不明。²⁵ 另根據《臺灣漢醫藥新報》第七號報導，黃氏於「6 月 16 日經臺中警察署之取調，而得當局之諒解，已獲無事矣。」²⁶

針對此事，黃金水於 7 月以〈社告〉一文回應，自清非有意假冒博士之名以欺人、圖謀富貴。他認為，總督府當局對於漢醫藥復興之舉，樂見其成。至於，他本身因實施醫療行為而遭受告發、以及輿論的中傷誹謗，此舉乃「欲使我等喪志」。他呼籲，應忍辱負重、繼續奮鬥努力。²⁷

然而，《臺灣日日新報》與《臺灣漢醫藥新報》對此事的立場相左，報導內容也不一致。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一連串的報導，此事緣由為：黃金水曾於 1925 年 7 月底發表關於糖尿病治療的研究論文，並向東京帝國學士院請求醫學博士學位，但並無結果。1926 年 6 月，黃金水在無醫師執照的情形下，擅自為臺中賴崑旺診療，而遭當局查獲。之後，鳳山郡警察課招喚黃金水前去說明「博士」稱號之由來，黃氏遂自白曾於 1924 年 1 月 6 日向福建省薩鎮冰提出博士論文，無奈未有消息，於是便於翌年 8 月至福州，欲與之直接交涉。適逢惡疫流行，他便先拜會當地醫學會，通過醫師試驗，取得一張證書，得

25 〈怪しい中華醫學博士〉，《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4 日，3 版；〈所謂中華醫博士 將受臺中署取調〉，《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5 日，夕刊 4 版；〈偽醫中華博 查究續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8 日，4 版；〈醫學博士なぞと 愚民を惑はし 貴重な人命を 輕々しく取扱つた男は 前科四犯の曲者〉，《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9 日，2 版；〈偽博士黃金水 乃前科四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 年 6 月 19 日，4 版。

26 見〈水落石出〉，《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7 號（1926 年 7 月），頁 9。

27 〈社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7 號（1926 年 7 月），頁 1。

以在福州進行臨時診察，因診察有效而有功，獲得當地人士贈予一匾額，題名為「真博士也」，此即博士稱號之來源。於是，當局便警告黃氏，若今後再有診療行為，必當嚴重處罰。1926年7月下旬，黃金水自知在臺犯有詐欺，且已走投無路、難以容身，便決定前往中國。爾後，遽聞他擔任了福建省三等軍醫。²⁸

但若根據7月15日發行的《臺灣漢醫藥新報》第1卷第7號所示，黃金水除了刊登〈社告〉予以辯駁之外，另有〈水落石出〉、〈辨正一則〉，並於編輯啟事中略提及此事。他自辯：「鄙人尚有中華政府之文憑在焉，豈有自稱之理乎！」²⁹

黃金水身為編輯，自是有權處理刊物稿件，但原則上，該社社長或其他核心幹部理應是支持黃氏，因而以刊物的名義回應此事。筆者尚無法確知黃金水是否如《臺灣日日新報》所言，於7月份前往中國。只知他於8月15日發行的《臺灣漢醫藥新報》著有文章，且仍稱「中華醫學博士」。此外，他擔任該刊編輯，直至停刊為止。較耐人尋味的是，《臺灣漢醫藥新報》停刊前的最後一期，有刊登一則黃金水的〈開業廣告〉，內容提及：「鄙人多年苦心慘膽（應為「澹」之誤）研究漢醫學，前回渡華蒙福建省長及各界名士授與博士文憑……又蒙薩省長任用福建省長公署醫官。」³⁰可見，他的博士文憑是授與自福建省長與各界名士，且已擔任福建省的醫官。只不過，在此文中並無明示時間為何。

28 見〈黃氏請求學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年9月13日，4版；鳳山黃金水談，〈來稿：漢醫研究臨床實驗錄（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年7月25日，4版；〈中華醫學博士 泣き崩れる稱號は福建省長から 貰らつたと云ふ〉，《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7月20日，5版；〈中華醫學博士 哭倒鳳山 郡警察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7月21日，4版；〈假醫博在臺灣難以容身決定要往支那〉，《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7月24日，4版；〈偽醫博第二手段 稱為薩鎮冰部下三等軍醫 鳳山人士將謀以祝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10月23日，4版。

29 見黃金水，〈辨正一則〉，《臺灣漢醫藥新報》，1卷7號（1926年7月），頁10。

30 見〈開業廣告〉，《臺灣漢醫藥新報》，1卷12號（1926年12月），頁20。

身為刊物編輯的黃金水陷入學歷真偽醜聞之時，《臺灣漢醫藥新報》的運作難免受到波及，或由於黃氏個人行為的影響，或謂損失巨甚，³¹ 僅發行 1 年便停刊，³² 並解散臺灣漢醫藥新報社。鳳山街地方人士對此事深感惋惜，遂於 1927 年 3 月間，提議欲重新組織漢醫藥報社。此舉受到多數者支持，並決定將社名改為「臺灣藝苑社」，以鄭坤五為主編，著手計畫發行刊物，以及聯合全島漢醫藥協會。³³

1927 年 4 月 15 日《臺灣藝苑》創刊，其發行旨趣如〈創刊辭〉所示：

所謂藝術者，實學術中，最有趣味者也。種目雖多，究其最福利蒼生者，則醫術也。……冀與同胞共力，挽持風雅，特闢樂園於誌上，趣味公開。不獨民眾精神上之慰安，與有相當效力，對於漢學貢獻，不無多少補益。因名之曰「臺灣藝苑」，志在普及，文求平易。³⁴

由此可見，臺灣藝苑社與《臺灣藝苑》的主要目標在於振興漢學，漢醫學只是其創作文藝詩詞的重要主題之一。³⁵ 該社的內容旨趣、發展方向與臺灣漢醫藥新報社完全不同。³⁶

事實上，臺灣漢醫藥新報社初現之時，曾被賦予成功復興漢醫的希望。有報導即言「該社若能發展，漢醫復興之前途，或有曙光可望歟。」³⁷ 只可惜，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僅一年便宣告結束。

31 此說見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臺灣中醫》，頁 197。

32 該社對於停刊此事亦無多加著墨。見〈廣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12 號（1926 年 12 月），頁 10。

33 〈藝苑社成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 年 3 月 15 日，4 版。

34 〈臺灣藝苑創刊辭〉，《臺灣藝苑》，1 卷 1 號（1927 年 4 月）。收錄於《臺灣藝苑合訂本（上）》（高雄：春暉出版社，2015 年 8 月）。

35 有關鄭坤五與《臺灣藝苑》，可參林翠鳳，〈發民間真聲，揚臺灣正音——鄭坤五〈臺灣國風〉探析〉，《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33 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6 年 12 月，頁 1－22）一文。

36 參施懿琳，〈《臺灣藝苑》出版序〉，收錄於《臺灣藝苑合訂本（上）》。

37 〈設立漢醫言論機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1 月 28 日，夕刊 4 版。

參、《臺灣漢醫藥新報》內容簡析

《臺灣漢醫藥新報》於每月 15 日發行，創刊號的投稿者多為屏東、鳳山、左營、斗六、西螺及新竹等地人士，而未見有臺北漢醫界人士。³⁸ 依現存文獻所見，於第 2 號有臺北捷茂藥行的廣告刊登，³⁹ 至於文章，直至 5 月 15 日發行的第 5 號才出現臺北地區的投稿者。⁴⁰

此外，我們可由該刊物在第 2 號和第 3 號的目次頁，看出其自我定位。該頁說道：

東洋人須結東洋之團體，東洋人須結東洋之勢力，東洋人須愛東洋之同胞，東洋人須要研究東洋之文明，東洋人須學東洋之藝術。
漢和族須讀漢醫藥報，漢和族須學醫藥之學理，漢和族須當振興漢醫藥。漢醫藥報是東洋人衛生保健之機關，漢醫藥報是日華親善之使命。⁴¹

此處「東洋」，應指當時的中國、日本、朝鮮、臺灣，而「和族」係指日本人，「漢族」則應指當時部分的中國人和臺灣人。顯然，該社雖無改造現實政治的傾向，但仍附以當時最平和的政治概念為訴求，希望藉由「漢醫藥學」達成東洋團結、日華親善的目的，並發揚自己的、共同的文化與醫學。

至於，《臺灣漢醫藥新報》所刊文章類型，大致計有：社說（或社告）、論說、叢錄、醫理學、藥物學、時事、藝苑、雜錄；⁴² 其中，「論說」皆環

38 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臺灣中醫》，頁 197。

39 見廣告，《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38。

40 見賴楊柳，〈論說：東洋漢醫存廢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11—12。按：文中有附記賴楊柳為「板橋」人。

41 見《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與《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目次頁。

42 第 5 號和第 7 號未見目次，但從所載文章來看，大致上仍以此為分類。

繞「東洋漢醫存廢論」為主題。自第 8 號起，所收錄的文章類型分類稍有變化，是為：衛生學、醫療學、德育問題、論說、文苑、社告；其中，「論說」改以「漢醫藥振興策」為主題。最遲自第 11 號起，文章類型已不再分門別類，且以醫理介紹、經驗分享為主。除了刊載文章之外，亦有來自各地商號廣告刊登，其中以藥行為最大宗。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該刊物正文內容的兩大主題是：漢醫藥學理研究、漢醫藥復興論述。

在漢醫藥復興論述方面，前述提及該刊物先後以「東洋漢醫存廢論」和「漢醫藥振興策」為主題，多有各地人士投稿，抒發己見、暢所欲言，大抵論說醫道如何復興、漢醫藥為何不可廢。就主題名稱而言，有其階段性，先討論漢醫該存或該廢，再來論述振興之策；不過如果就文章內容來看，並無太大區別。刊物所登載的漢醫藥復興論述內容，論者多以追溯漢醫淵遠流長的發展史、比較西醫以顯現漢醫之所長為其論述方式。

筆者發現，多有作者提出具體卓見，且不見得與該社宗旨完全相符。例如，嘉義新港蔡水生認為，應「籌設教育機關，建設學校，……，對畢業者交付醫生鑑札」，並且「鼓吹島內有力者發起，向政府請願，設檢定制」。⁴³此點想法便是欲透過請願的政治行動，設立培育漢醫的機構與法規，以保障漢醫。至於誰是「有力者」？有論者指名，當屬辜顯榮、林獻堂等人。⁴⁴就請願一途而言，臺灣漢醫藥新報社便無此主張。

欲復興漢醫，還必須互相交流、研究。竹山郡鹿谷庄張達修建議：在各鄉村創設漢醫研究所，聚集藥種商，互相研究藥材；另於各地方設立漢醫研究會，旨在研究漢醫理論，並公開發表；創立全臺漢醫會，每年召開大會一

43 蔡水生，〈東洋漢醫存廢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7。

44 古炳，〈漢醫復興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8 號（1926 年 8 月），頁 22－23。

次，北、中、南輪流舉辦，進行出題試論，以增進彼此交流。⁴⁵

此外，竹山高年春表示：

若得政府了解，重施漢醫存立規則，許興開設漢醫專門科學，栽培後生，令其考試畢業，亦可以補助西醫之未逮，使島民山海可靠，殊為社會之幸福。⁴⁶

他又呼籲：應先請臺灣漢醫學家們出面主持各地區漢醫藥研究會、組織漢醫學會，在串聯全臺漢醫藥研究會與漢醫學會的會員們，連同地方街、庄長與保正，分別自南、中、北三處，向政府請願設立漢醫學校、重施漢醫免許制度。⁴⁷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高年春在往後的「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中，亦是重要的參與者之一，擔任竹山地方委員。也就是說，他不僅在《臺灣漢醫藥新報》發表卓見，之後又延續了自己的理想與主張，成為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要角之一。⁴⁸

至於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官方立場為何？漢醫是否仍有前景？我們可以社長顏樸為例。他提出 5 點看法：第一，漢醫歷史長久、經驗累積豐富；第二，目前受診於漢醫者，仍佔大多數；第三，漢藥較為廉價；第四，所產藥材有助於經濟發展；第五，支持該社與報刊的人不在少數。因而斷定漢醫必興。⁴⁹

在漢醫藥學理研究方面的文章，身為社長的顏樸亦有所貢獻。例如，他

45 張達修，〈漢醫振興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8 號（1926 年 8 月），頁 19。

46 高年春，〈東洋漢醫存廢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14。

47 高年春，〈漢醫振興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8 號（1926 年 8 月），頁 14。另見高年春，〈漢醫復興現象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9 號（1926 年 9 月），頁 21。

48 關於高年春在「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角色和部分論述，見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頁 96－97 表 4-1、頁 101－103 表 4-3、頁 133－134。

49 顏樸，〈漢醫五必興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7－8。

曾撰文介紹何調肺，⁵⁰ 另也分享自身有效良方。⁵¹ 身為編輯的黃金水是該刊物撰文的主力，自第 2 號至第 8 號可見，發表一系列的「漢醫研究臨床實驗錄」，內容大抵是診療實錄、以及他的用藥心得。事實上，早在創設該社、發行刊物之前，黃金水本人對於漢醫學理已有所鑽研，曾於 1925 年 2 月份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題名為「西漢醫理比較」的一系列文章，⁵² 顧名思義，即從學理方面解析漢醫如何看待人體五臟，並以漢醫為主體，比較其與西醫的不同。後來也陸續刊載至《臺灣漢醫藥新報》各期之中。同年 5、6 月之間，又發表了題名為「西漢醫學感想」的系列文章，⁵³ 該系列文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他以自身習醫與行醫之經驗出發，闡述漢醫學的優越，解釋漢醫學何以衰退，並提出復興之道；第二部分則純為漢醫學理的介紹。

《臺灣漢醫藥新報》除了以文字解說醫理之外，也常以附圖輔助。例如，在介紹骨的分類與名稱時，先以文字敘述其位置，再以圖解說明。⁵⁴ 同樣的情況，介紹人體筋肉時，亦是以圖解表示。⁵⁵ 詳見下圖。

50 顏橫，〈肺之原理紹介〉，《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5 號（1926 年 5 月），頁 9。

51 顏橫，〈秘方紹介〉，《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18；顏橫，〈治胃痛經驗良方紹介〉，《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9 號（1926 年 9 月），頁 15。

52 見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5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二） 五臟所藏（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6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三） 五臟所主（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7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四） 五臟所主（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8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五） 五臟所主（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9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理比較（六） 五臟所主（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20 日，4 版。

53 見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一）（一）西漢醫學回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5 月 25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二）（二）漢醫退原因〉，《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5 月 27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三）（三）漢醫復興策〉，《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5 月 30 日，夕刊 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五）（四）全體總論〉，《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6 月 2 日，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六）（四）全體總論（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6 月 5 日，夕刊 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七）（四）全體總論（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6 月 7 日，夕刊 4 版；黃金水，〈西漢醫學感想（八）（四）全體總論（續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6 月 8 日，4 版。

54 〈生理解剖醫學紹介（一）〉，《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14－15。

55 〈人體筋肉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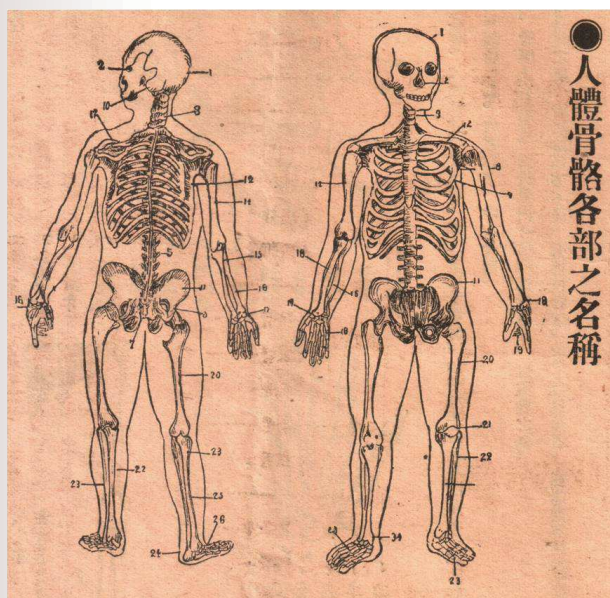


圖 5：人體骨骼各部之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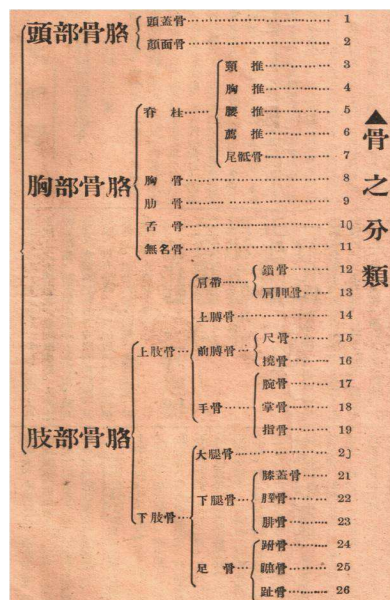


圖 6：骨之分類

資料來源：〈生理解剖醫學紹介（一）〉，《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頁 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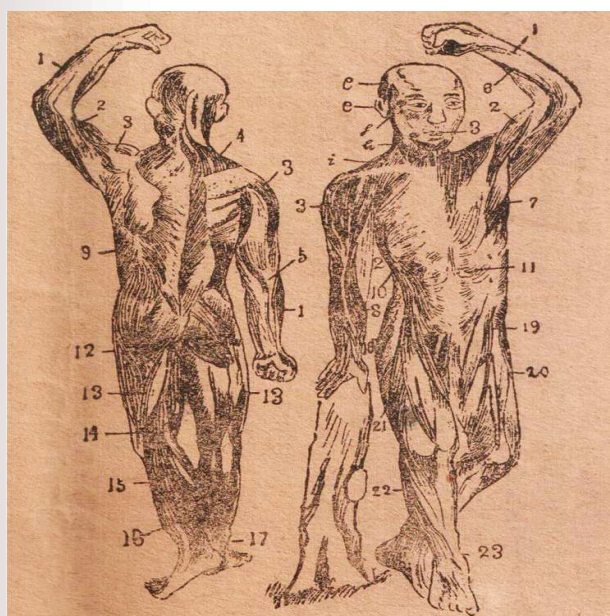


圖 7：人體肌肉各部之名稱



圖 8：筋之分類

資料來源：〈人體肌肉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頁 12。

在以喚醒臺灣人民研究漢醫藥、提供臺灣藥種商受驗者準備之參考的前提下，刊物中當然有關於藥物學文章。就目前所見，例如，同樣由黃金水撰寫，自第 2 號和第 3 號刊有「藥物問答」，第 5 號起至第 9 號可見「臺灣出產之藥材紹介」。再者，刊載「秘方紹介欄」⁵⁶，由各方人士公開分享自身用藥。這類經驗良方介紹的文章幾乎可見於每一號刊物內容。另有為藥種商受驗者做準備、⁵⁷ 刊登藥種商的試驗題目，⁵⁸ 並敦請相關人士分享試驗感想，⁵⁹ 以嘉惠有志者。

除了上述內容以外，刊物中尚有少數非關醫學、藥理的內容。例如「日華會話入門」，簡介基礎單詞，並以片假名標示出華音與日音。舉例來說，「春」的華音為チュン、日音為ハル；「黃昏」為ホワンホン，相當於「夕方」為ユーカタ。⁶⁰ 對於以日華親善為其目的之一的臺灣漢醫藥新報社，於機關報刊登日華會話，應屬正常現象。此外，尚有詩作、小說。早在 1925 年 10 月底，黃金水已為《臺灣漢醫藥新報》公開徵稿，表示題文須以東洋漢醫存廢論有關；另有徵詩，題目須以神農本草有關，體韻為七律八庚。⁶¹

肆、結語

臺灣漢醫藥新報社僅存在短短 1 年的時光，影響力相當有限，不免令人感到惋惜。它做為日治時期臺灣醫學史的一部分，仍值得我們探究，並賦予某種程度的地位與評價。

56 例如，見「秘方紹介欄」，《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7 號（1926 年 7 月），頁 8－9。

57 〈藥種商受驗者準備劇毒藥別名表（二）〉，《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22。

58 〈漢藥種商試驗題目〉，《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7 號（1926 年 7 月），頁 13。

59 邱仁義，〈漢藥種商に關する試驗感想談〉，《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7 號（1926 年 7 月），頁 12－13。

60 〈日華會話入門〉，《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3 號（1926 年 3 月），頁 19－21。

61 〈翰墨因緣：論文募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0 月 30 日，夕刊 4 版；〈翰墨因緣：報社徵詩〉，《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2 月 18 日，夕刊 4 版。

為彰顯臺灣漢醫藥新報社的歷史意義，筆者將它比較往後的「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如下表所示。

表 2：1920 年代臺灣漢醫復興的比較

名稱	臺灣漢醫藥新報社	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時間	1926 年 1 月至 12 月	1928 年 2 月至 1937 年 12 月
目的	漢藥發展	重啟醫生免許制度
性質	學術、文化	社會運動、學術、文化
方式	發行刊物、演講、學理交流	請願、發行刊物、演講、學理交流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一書與本研究。

在 1920 年代的臺灣民間出現兩場復興漢醫的訴求行動，並非偶然，如筆者於前言所論，有其政治、社會因素。本文使用大部分未公開之史料，探討創立於 1926 年的臺灣漢醫藥新報社，是一不較為人知的主題，以補足漢醫復興的史實。我們可以知道，該社以其機關報《臺灣漢醫藥新報》為主，大量且公開登載各種漢醫藥、醫學文章，以饗大眾，並藉此宣傳漢醫藥對臺灣庶民社會的重要性，期許漢醫歷久不衰。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臺灣漢醫藥新報社，或是往後的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與臺灣漢醫藥研究室，皆沒有對當局採取過於激烈的爭取手段，而是以漢醫學的醫療實作、歷史文化做為利器，並在當時日本漢方醫學存續運動與中國中醫抗爭運動的背景之下，嘗試以漢醫藥做為「日華親善」之中介，連結日本漢醫界、中國中醫界，並努力恢復帝國境內臺日雙方固有的舊文化、舊傳統——漢醫。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也進一步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若臺灣漢醫藥新報社持續運作，往後會不會出現「臺灣皇漢醫道

復活運動」？如前言所述，在此時代氛圍之中，筆者認為仍會出現。若使百家爭鳴，各地多有復興漢醫的活動，應更能促使當局謹慎考慮，此有助於恢復漢醫的政治、社會地位。何況兩者進行方式不盡相同，並不互相衝突，且一南一北，可形成互補，甚至合作、擴大行動。

其次，由臺灣總督府法定的漢醫支不支持恢復醫生免許制度？我們不妨可以從漢醫與藥種商的關係來觀察。自 1902 年確立總督府所認定的合法「醫生」後，新一代的漢醫學習者，僅能成為沒有證照的醫療者，也就是所謂的密醫，或成為合法的藥種商。這一批人士當然渴望成為合法的漢醫，而支持恢復免許制度。然而，醫生與藥種商之間的關係，卻因處方箋的使用，而有所摩擦。漢醫認為，處方箋不僅具有責任的意涵，也應是一種專業的象徵，因此希望當局將處方箋限定為只有漢醫才能開立，使之成為購買藥品的唯一合法管道，但此舉卻危及藥種商的利益。藥種商表示，須顧及偏遠地區或經濟能力有限的人民之醫療需求，主張自身仍應有用藥權；⁶² 甚至進一步訴求，恢復漢醫免許制度。另一方面，民間也有「對現在有鑑札之醫生重行試驗」的呼籲。⁶³ 因此我們可以說，支持發展漢醫學的人，想必是漢醫、漢藥種商、以及經常使用漢醫藥的人士，然而支持恢復漢醫免許制度的人，卻不見得包括所有當時的「醫生」。

同樣是在近代東亞歷史脈絡中，臺灣漢醫學的特殊性在於其知識系譜包含傳統中國醫學、日本漢方醫學、近代科學醫學與臺灣本土民俗，呈現多重樣貌，可見臺灣漢醫在近代東亞的同質與特殊性。⁶⁴ 儘管臺灣醫學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且是多元學科的加入，然而在漢醫的部分，仍有待吾人拓展、深究。

62 參陳怡伶，〈頡頏、協力與協商—日治初期漢醫傳統性、近代性、合法性的生成與交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72－93。

63 蔡水生，〈東洋漢醫存廢論〉，《臺灣漢醫藥新報》，1 卷 2 號（1926 年 2 月），頁 7。

64 參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頁 2－5。

參考書目

壹、史料

一、報刊、雜誌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漢醫藥新報》

二、文書彙編

《臺灣藝苑合訂本（上）》。高雄：春暉出版社，2015 年 8 月。

伊藤憐之助，《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大正十五年。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6 年 10 月 10 日發行。

張秀蓉編註，邱鈺珊、徐廷瑋等譯，《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5 月修訂版。

許錫慶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明治三十年一月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十〕衛生系列之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12 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製，《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南投：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94 年 11 月重印。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 第八篇》。明治三十五年分，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4 年 10 月。

貳、專書

作者不詳，《臺灣漢醫藥提要》。臺北：臺灣漢藥業組合，1937 年 9 月。

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の臺灣中醫》。臺北：國立中醫藥研究所，2012 年 12 月。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1998 年 1 月。

陳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 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青少年台灣文庫：歷史讀本 3）。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 10 月。

陳昭宏，《日治時期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臺北：政大出版社、國史館，2017 年 12 月。

參、期刊論文

林翠鳳，〈發民間真聲，揚臺灣正音——鄭坤五〈臺灣國風〉探析〉，《彰化師大國文學誌》，33 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6 年 12 月）。

范燕秋，〈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 卷 3 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1998 年 9 月）。

陳百齡，〈李倬章與新竹醫生會〉，《竹塹文獻雜誌》，第 42 期（新竹：新竹市政府，2008 年 11 月），頁 98-110。

肆、學位論文

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65-66。

陳怡伶，〈頡頏、協力與協商——日治初期漢醫傳統性、近代性、合法性的生成與交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

曾宣靜，〈近現代中醫醫療法律研究（1840-2016）〉，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17 年 12 月。

鈴木哲造，〈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以醫師之培育與結構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 6 月。

歐怡涵，〈日治時期臺灣的藥業網絡——以藥業從業人員與藥品使用者為主的討論〉，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賴郁君，〈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 7 月。

The Organization of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in 1926

Chen, Jhao-hong*

Abstract

In July 1901,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enacted Taiwanese Physician Licensing Regu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each prefecture held Kanpo doctor licensing examinations, where qualified participants were granted physician licen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number of Kanpo doctor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re were no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afterwards, while the pharmacist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still remained.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Kanpo doctors decreased as time passed. The medical policy of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however, focused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Kanpo medicine was studied and applied within the western scientific framework.

In 1925, the decline of Kanpo medicine in Taiwan inspired Huang Jin-Shui from Hōzan town, Takao Prefecture. To revive Kanpo medicine, he founded a publisher, the organization of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with his companions. In January 1926, they released the journal, The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to raise Taiwanese's interest in studying Kanpo medicine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harmacists. However, The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stopped publication after one year, the office shut down as well.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current paper discusses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and the content of the journal, The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Alth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aiwan Han Yi Yao Xin Bao was a flash in the pan, its contribution is not to be neglected. It was the pioneer of studying Kanpo medicine publicly through journals. The next peak of Kanpo revival history did not come until Chen Mao-Tong from Qianyuan Chinese herbal pharmacy in Taipei initiated the Movement of the Revival of “Koukann idou (Sino-Japanese medical treatment).”

Keywords : Kanpo Doctors, Kanpo Medicine, Huang Jin-Shui,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